

永遠前進

任 幹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8

J.

任

幹

永

遠

前

進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集子共收特寫六篇。『礦山的主人』、『榮譽』、『輔助工管金花』、『永遠前進』等四篇是反映解放後工人的思想感情的變化、工人的優秀品質和勞動熱情，以及生產戰綫上的思想鬥爭的；『堤』和『和洪水搏鬥的日子裏』報導人民羣衆以及黨政幹部如何奮不顧身地和洪水搏鬥，戰勝險惡的洪水，表現了中國人民勤勞勇敢的優秀品質和克服一切困難的力量。

永 遠 前 進

任 幹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874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3/4 字數 68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5,320 定價 (6) 0.34 元

目次

礦山的主人.....	一
榮譽.....	一八
輔助工管金花.....	二五
永遠前進.....	三三
堤.....	五三
和洪水搏鬥的日子裏.....	六五

礦山的主人

——記礦工王有松

下面記載的事，發生在一九五二年的年末，是先進思想與保守觀念之間的一場鬥爭。當然，像這樣一件普通的事，在礦山上會發生，在工廠裏、農村裏也很平常。

一

年終是個忙時辰，不但要做出本年度的總結，還要訂出下一年度的計劃。

向山礦場主任徐工程師，還沒有來得及打開礦體分析的藍圖，來考慮一九五三年的計劃，上級領導已發來了指示，對礦場明年的產量提出了要求。徐工程師面對着指示苦苦地一笑，隨手拿起紅鉛筆，在那龐大數字的旁邊，畫上了一根粗綫，便將指示遞給了上官副主任。

「噢，他們先提出來了，又要趕着我們向前奔了。」上官副主任頭髮已經花白了，但是對各種事情所表現的熱情，絕不下於年青人。「要得不少啊。怎麼樣，我們能超額完成嗎？」

「超額！」——「徐工程師捋了捋烏亮的頭髮，又苦笑了一下。『這個數字比我們今年的產量要高百分之五十，我真不明白，提出這個數字的根據是什麼。』」

「這是容易理解的，根據了全國的需要。」

「可是出硫化鐵的是我們，明年能出多少，應該根據我們礦場的情況來決定。」

雖然上官在接管這座礦場時就來到了向山，在這幾年內，他幾乎能背出每個職工的姓名和他們的簡歷，可是對這座沉默的、甚至是神奇的礦山却摸不透，要了解它，必需要有一整套非常豐富的知識。所以每逢討論到業務問題，他總很苦惱：自己提不出肯定的意見，只能提出些問題去和人家商榷。

「依你看我們明年能出多少？」

「保持今年的產量。」

「不能再高了？」

「再高？」徐工程師在心裏計算着一連串的數目字：國家的需要他是能明白的，按理說，領導上提出的數字也不算過大，可是這座礦已經經過了多年的開採，礦體不多了，假如現在同意了這個數字而又不能完成任務，那就不如乾脆在訂計劃的時候不接受，否則是自找苦吃，這種苦頭已經領教過了，因為月終沒能完成計劃產量，他曾被責任逼迫着讓掘礦工人去

找過去開採過了的老礦，整天提心吊胆，被隨時都可能發生的工傷事故的責任，壓得透不過氣來；幸好那次沒出亂子，否則，即使不撤職查辦也會通報全國。不過，今年的產量和領導上對明年所要求的數字，距離太遠了，假使不接受這個任務，會不會惹上別的麻煩呢？譬如會不會被別人戴上「保守」、「落後」等可厭的帽子！——他反覆思索了很久，最後對上官副主任誠懇地說：

「根據我們的情況，明年的計劃產量，最多只能超過今年的百分之十。」

「百分之五十不行嗎？」

「不行，我們存的礦體不多了，就是動手打第五層，那也只能解決一九五四年的問題。」

請你原諒我，我不能做沒有根據的事。」

上官副主任心裏很清楚，當自己沒有找到「根據」之前，要想說服徐工程師接受這個任務是辦不到的，而實現領導的意圖、滿足國家的需要又是必需的。他記下了領導上所要求的數字，便去找自己最可靠的助手——工會主席王有松同志商量。

二

「他是說我們沒有那麼多的礦呢，還是採礦的條件不夠？」王有松聽了上官副主任介

紹了情況之後，這樣問。

「礦體不多了。」

「礦不多？靠不住。」

「你認為我們明年能採的礦有多少？」

王有松細眯着大眼，掐着被紙煙燻黃了的粗短的指頭，喃喃地數說着：「乙區就有六、七萬噸，甲區的三主層總有五、六萬噸，四四副層兩萬多噸，四三副層……」

王有松年紀不大，剛滿三十，足足幹了十年的掘礦工人，是個老礦工。坑道裏的情形透熟，閉着眼都能數得出哪一個垛子有多大，有多高。雖說大家選他當工會主席快一年了，可是他總捨不得離開礦井，有事沒事總喜歡往井底下鑽。

不過，全礦場不是每個人都信服王有松這樣的人的，特別是他剛做工會主席的時候，有人就覺得他講起話來眼楞楞的，不通人情，好教訓人。他能被人指責的也就是這些。還有什麼呢？他辦事的原則是大公無私，認為對的就勇往直前：當礦場新造了一批工人宿舍，別人打算着怎樣才能搬進那光亮舒適的屋子裏去的時候，他悄悄地在村子裏向農民租了一間房，安排了女人和孩子。他離開礦井做工會主席以後，覺得在工會裏工作要比掘礦輕鬆得多，再三要求領導上將他每月八、九十萬元的薪金降低為六十萬元。他覺得現在做工的人既當了

國家的主人，就應該處處爲國家多打算，這樣國家才會富強起來。

假如在早先，他聽了上官副主任的話，就會眼一楞，撇開寬寬的嘴唇，批評徐工程師「不像個做主人的樣子」了。自從今年夏天加入了共產黨以後，他懂得了：一個共產黨員，遇事不僅要走在前頭，更重要的，要領着大家一起走。現在，他既不瞪眼也不撇嘴，而在喃喃地計算着：

「——甲區的三主層總有五、六萬噸，四四副層……副主任，依我看礦體够了，不會有問題。」

上官副主任記下了他所背誦的數字，合起本子，想了一下說：

「我們明年究竟能出多少礦，這件事情很重大，假如現在弄錯了，明年就會影響到東北、大連、上海、南京好幾個地區的化工工業的生產。明白嗎，老王？你多找些人去研究一下，把材料弄確實，我再去找徐主任談談，向他建議今天晚上召開一次聯席會議，正式把這個問題討論一下。」

「行，我先下井去找人商議商議。」王有松迅速地脫了原來就隨隨便便裹在身上的衣褲，換上了整整齊齊的工作服。

「你還可以到採礦股去走走，多向技術員們請教請教，別老鑽在井裏。」

上官副主任趕到門口，在王有松的身後大聲囑咐着。

三

在過去放棄了的坑道口，從四壁坍下來的碎石堆裏，露出了一段粗大的腐爛了的木頭。

王有松順手抓起一把碎石，聚在手心，像要試試它們的分量似的，心裏想：

「是啊，老掘工們個個都明白，老侯、老張說得對，過去日本人和國民黨反動派在這裏採礦那能算是採礦啊，簡直是在搶，稍稍看到一點貧礦就不要了，盡揀好的採，被他們丟了的礦有多少啊！假如能動手把那些丟了的找回來，不但能完成領導的要求，而且還能超額——唉，其實今天晚上開會，不應該討論什麼能不能完成上級分配的任務，而應該討論明年怎樣超額完成任務才對。」

他在每一個廢棄了的坑道口，總要停住腳在心裏盤算一陣子。到了地面上，天已經黑了。採礦股的值班員在井口遇到了他，對他說：

「主任辦公室打過兩次電話來找你了，要你馬上去開會。」

徐工程師像接待客人一樣，向到會的人們敬了紙煙。他本來是不同意開這個會的，他認為其他問題可以民主討論一下，技術上的問題就沒有這個必要。假如連這個也要靠大家討

論來決定的話，那末又要工程師做什麼呢？學術也就沒有用了！但是，上官副主任又是軍管會駐礦場的代表，既提出這建議也就不便反對。反正參加會議的也不過是這幾個人，開次會也好，自己的意見在會上一通過，就成爲大家的意見了，這樣也就不會引起領導上對個人的某些誤會。他心平氣和地宣讀了上級對明年產量的指示，很含蓄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：

「——根據以上情況，結合國家的需要，我們可以爭取明年的產量比今年提高百分之十，當然，百分之五十是不可能的。請各位對本人的意見加以評判。」

他和藹地看了大家一眼。

王有松又燃起了一支煙，接受了上官副主任眼睛的示意，站起來發言：

「剛才我和幾個工人在井裏估了一下，三主層的礦好像不止二萬多噸，有六萬多噸，四副層……總起來算，明年的產量能比今年高百分之五十。假如——」

「王主席，」徐工程師打斷了他的話頭。「你說的那些數字是根據什麼計算出來的？」

「憑瑛子估的。」

「決定一年生產的事，靠你那樣的估計是不行的，這需要科學的計算，單憑熱情是不夠的。這不是件小事，而要對國家負責任的！」徐工程師覺得在這種情況下，很有必要提醒一下這些「熱情分子」，但話一出口，立刻就覺得自己未免有些太過火了。

王有松那張多年在坑道裏見不到太陽的黃臉，「刷」地一下漲得通紅：「他是說我對國家不負責？」

「徐主任，讓王有松同志講下去。」上官副主任輕聲地向他說：「多聽聽各方面的意見，對問題的解決會更有幫助些。」

王有松努力壓低着自己的嗓門兒，聲音變得囁囁的：

「第四層的工作面也不止排五個，可以排七個。工程師，請問你剛才講的數字，是根據什麼？」王有松覺得自己的老毛病又要犯了：沉不住氣啦。趕快緩和一下口氣：「請告訴我們，幫助我們學習。」這一說更不妥了，頓時覺得渾身發熱。

徐工程師却毫不在意地寬大地一笑，站起身，打開一卷紙。這是一張礦體的藍圖：「我的根據是這個，你看看罷。」他將藍圖輕輕地移到王有松的面前。

王有松瞧着藍圖就像望着汪湖水，不知它有多深多淺。他那純潔的自尊心，受到了猛烈的撞擊。這不是明明欺人嗎？一個整年拿洋鎬把子的人，什麼時候見過這種圖的呢！爲了活命，王有松十五歲就隨着父親去南京，在下關碼頭上賣力氣，日本帝國主義打來了，他又被逼着做礦，爲了混飽肚子，這一帶的礦幾乎都做遍了，結果也只是一個月掙三斗米的錢，除了每天一雙草鞋錢之外，只能喝兩餐稀粥。十冬臘月天連床棉被都沒有，只能蓋稻草禦寒。在

那種日子裏，連摸一張白紙的權利都沒有，誰又見過這種藍圖呢。他怨恨地性急地瞪着圖的上方所印着的日本文字：「哼，這還是日本人時期畫的，這個問題一時說不清啦。還是先談別的罷。」他推開藍圖：

「我們還有個意見，假如能把過去丟了的礦找回來，就可以超額完成任務，不知這個意見對不對？」

徐工程師心裏一怔：的確，過去被丟掉的礦不少，可是要打開崩坍了的坑道去找，實在太危險了，探礦學上根本就沒有這一條。雖說自己爲了完成任務，也曾經叫別人去找過礦，那是在冒險啊，出了事怎麼辦！趁早別攬這種事上身。

「徐主任，你看這礦能找嗎？」上官副主任催促着。

徐工程師將上半身俯向上官副主任，笑瞇瞇地說：

「找礦太危險，能找到多少也沒有十分可靠的根據，我看不能耽誤正常生產，還是等採完了再找罷。」

上官副主任正想反駁，王有松已站了起來，兩眼直瞪着徐工程師。

凡是做礦的都明白，一採完了礦，礦底子就薄了，到那時候再去扒老礦，那麼整個礦都會坍陷。王有松心裏想：這種話太狠毒了。他激動地說：

『你說這話太不應該了，太不應該！』

徐工程師自知失言，呆了半晌，然後鎮定地說：

『現在是開會，在討論問題，不必意氣用事。我的意見很明確，明年的產量最多高於今年的百分之十，誰說能提高到百分之五十的，就請他計算出來給我看！』他威嚴地抖動着桌上的藍圖，站了起來。

會場上沉默了一分鐘。

『我覺得今天這個會開得不很好，事前準備得不够充分，爲了明年的生產，這個會還應該開。』上官副主任說：『我建議今天休會，各人回去再多準備一下，多收集一些具體材料，改一天再開會研究。』

會後，上官副主任將王有松捺回在椅子上，撫着他的肩：

『老王啊，你太暴躁了。』

『他在欺侮人，欺侮你，欺侮我。你懂嗎？』王有松又站了起來。

『雖說我是個外行，可是這些常識我也懂。不要緊，礦已經打開了，我們可以在坑道裏找到更實際的材料。』

『對，我下井裏去數垛子去，那是明擺着的，保險準確。』

『唔，這就對了。他僅僅靠着那張藍圖，當然不敢挑起這付重担子。你我都是黨員，應該幫着他找到根據，幫他下決心，而不能跟他鬥氣。』

四

事不完心不安，這是王有松的脾氣。他天一亮就下了井，從三主層到四四副層、四三副層，又回到三主層，大大小小的礦垛子都轉遍了！『他的根據是藍圖，我的根據是垛子，活垛子總不會比紙上畫的靠不住罷。』他圍着垛子用脚步量，用手比，就差跟垛子說話了。心裏記下了極豐富的數字。他將一堆複雜的數字，又核對了一遍，便去找上官副主任。

『我們已掌握了根據了。』上官副主任笑得直咳嗽。

『我們去找工程師罷，請他一起到井裏去，讓他看看我們的根據。』

徐工程師從容地換上了工作服。在去礦井的路上，他規勸着王有松：

『爲人熱情是好的，但是要從實際出發，假如不能完成自己所訂出來的計劃，那是要負責任的。』

『國家把礦山交給了我們，讓我們當家作主，現在向我們要這些礦石，而我們不想辦法交給國家，難道這算負責嗎？負責任，我們不都是礦山的主人嗎，我們不負責誰負責？』王

有松嘴裏沒講心裏想。

下到礦井裏，王有松彎着腰，倒背着雙手，邁着穩健的大步，走在前頭。他像平時在宿舍裏穿門子似的，那樣的安祥自如。隨在後面的徐工程師，平時是從不輕易下井的，他不習慣井裏的一切，他被低矮的頂棚、腳下的亂石弄得疲憊不堪，渾身流着發黏的大汗。終於，王有松在「四四三〇」工作面的垛子邊停住了腳：

「工程師，這個垛子我和掘工估了一下，有一萬噸，你看這個數字可靠不？」

徐工程師突然覺得在這悶熱的坑道內，有一股寒氣從背脊上流過。他摸出手絹擦掉臉上的汗粒，喘吁吁地說：

「嗯，一萬是不到點兒。有——九千多。」

「虛數不大。」上官副主任點了點頭。

「再請到這邊來看。」王有松又領着他們向前走。

整個三主層的垛子看完，將所有數字一加，三主層有礦六萬多噸。

「按照這些數字，明年能提高百分之五十嗎？」上官副主任問。

徐工程師說：「還差一點。」

王有松說：「在第四層排上七個工作面就行了。」

「恐怕不行罷。」徐工程師對自己的意見，開始有了懷疑。

「能行。」王有松掏出粉筆，蹲在地上畫了起來：「這樣，你看這樣行嗎，一個，兩個……七個。」

爲了這個問題，王有松早就和採礦股的技術員研究過了，足足化了一個晚上，才排開了七個工作面。

「我們是不是再開個會，把明年的產量計劃決定一下？」上官副主任問徐工程師。

「還開會——？」徐工程師問上官副主任。

「唔，我看也不用了。」上官副主任說。「其實，現在這樣商量，比坐在桌子邊開會還要強。那就這樣答覆他們罷，我們明年的產量比今年提高百分之五十。」

徐工程師默默地點了點頭。

王有松興致勃勃地說：

「爲了國家的需要，我們的產量還可以提得更高。」

「更高？」徐工程師自語似地說。

「對，只要把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丟了的礦找回來。被丟了的礦有多少啊！」

「不，」徐工程師還有些遲疑，揮了揮汗濕了的手絹，「那是沒有把握的事，太危險了。」